



法藏碎金錄卷第七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澶淵晁迥

禪源都序上卷有語云性如虛空不增不減何假添
補但隨時隨處息業養神聖胎增長顯發自然神妙
此卽是爲真悟真修真證也予愛此語簡要純備追
思已所立言多合此意

予自耆而耄習靜不已或於夜坐刹那見光反聞靈
響愈覺清徹後有維摩經云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
僧肇註云佛於下成道樹名菩提此樹光無不照光
無不薰形色微妙隨所好而見樹出法音隨所好而

聞此如來報應樹也衆生過者自然悟道又看楞嚴經說二禪界分有光音天因思二經所陳菩提樹光音天於我猶爲外境而況已所見聞以作佛事法喜殊勝亦可知矣乃述五言六句偈以自讚歎云身是菩提樹名合光音天如斯多吉祥信爲希有事我無取相心豈非善境界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詩有句云凝神入混沌萬萬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之力等入道深密之同狀合而書之聊資已用

有客謂予曰先生塊居一畝之宮不延三徑之客何以銷日何以資道予對曰非不欲師友名德而異趣寡合不逢投分者耳況乎出世之法人罕樂欲獨覺孤進古今常然譬如大鵬怒飛寧求於接翼獨象無侶豈惜於離羣哉客笑而無荅須臾告退

佛書云一切分別無非障礙予因續爲二句以廣其意云一切尋思亦復如是

吾思心要但於四威儀中一刹那際常令自心正而一安而虛靜而明亦足爲法利而況久習理可知矣予讀列子之書見兩科之說其一云齊人有清旦入

市見所鬻之金攫之而去者志在取金不見人也又
其一云愚公欲平所居之山約以子孫相承平而後
已心之至也感神動天天帝率神力以移之予詳所
說雖知寓言而皆以立意爲本可資入道之法據世
間之理則金不可取山不可平因而別得出世新意
若以此取金之果決不見衆人之所非以此平山之
志願不見衆人之所艱求無上道世世不退豈有不
成者乎

識心達本貫微妙以精深息業養神守靜安而堅固
但無違失勿用希求

晉書陸機陸雲傳後詞其略有云銜美非所罕有常
安韜竒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
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不知運鍾方否而奮力危
邦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覆宗絕祀良可悲
夫子覽諸書再見垂爲規戒者未嘗不濟之以言噫
老子云名與身孰親苟有務貪虛名而害身及族者
吾弗與也

究觀法門中道不可落於二邊偏宗於頓則有鹵莽
滅裂失勝進之方便也偏宗於漸則有繁瑣滯固失
直造之穎利也唯上根圓智之士自能和會決擇而

用之耳

定慧之理吾今直言譬如明珠在盤盤不動而珠光圓照滿月臨沼沼既澄而月影洞分體此存心何勞

問法

高測韻對第一內有云晉張澄將葬其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於某處年減半位纔卿校而累代貴盛澄乃葬其年減處後位至光祿勳年六十四而子孫果昌焉予素不好雜學偶看此說乃知葬師學世間之法精妙者猶能如此若有禪師學出世之法能精妙者殊勝可知

矣又見古人之意有以子孫蕃昌最爲盛事而且不獨擅其福應務在慶流後嗣仁德之至者也予因自思見爲太子少保致仕今歲七十有九自覺康寧而資用麤充卽今子孫七十人咸有肯堂之材子四人並升朝列諸孫十三人已爲京官延蔭及弟姪姪孫不遑具載超於晉張澄遠矣於今之世亦無有其比者自身及族各奉名教而積善之報未易可量其天幸也如此云何不樂

予深知法要合空假二觀爲守道觀超動靜二相爲大寂相予能言之而未能至

予好道之心老而彌壯觀練深熟決定有理觀之深則出世法洞見源底練之熟則世間法無所礙言不可及唯自了知

予之退居養老務在安其身遂其性成其進道之志此外悠悠不復分別也

會佛法者當存真體用如待真花結真果若立妄能所如欲假花結真果其理如此

吾所了知者無爲之事無生之法無住之相不測之神不空之真不動之真若是而已

西漢丞相王嘉屢上封事於哀帝有斥言嬖倖之事

切直忤旨終致召請詔獄相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不從而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而死噫由是觀之則知士有高蹈物表不嬰世網者安可不以爲貴乎

揚子法言有問神篇云或問神荅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沉於人乎沉於事倫乎有注云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心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予今覽之而自得法意因思潛者謂心游其間也予早年潛心於

物情見其理已多矣晚歲潛心於道與惟精惟一期有所至必不枉其存誠也

外順虛緣俾無結閤內觀實相期于混冥有洞曉於斯言可精修於妙道

晉張翰任心自適或謂之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又梁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時張纘出鎮湘州王餞之於南浦見規在坐意甚不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德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氣結而卒規恨纘慟男俄而致死規妻

勳夫及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予詳覽二張事迹皆因出意杯酒間翰之曠達自遂其性也如此纘之輕傲致害於人也如此吳規之器小哉可哀可咍儒書云不見是而無悶佛書云毀譽不動如須彌規於此理大遠矣其妻子情苦會集又如此不知宿因何故也因爲六句語告諸大達之士云我許張翰一杯酒不求千載空垂名不許張纘一杯酒害及三人俱喪生如何合得酒中趣洪量深深上智明

八元三傑著名迹以無窮四皓七賢逸身心而自得

同歸不了智者難言

悟精真之本一入理彌深見幻化之皆空觸境無礙作是觀者謂之聖人

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此道書中意行之稍易無怨亦無親始是平等法此佛書中意行之甚難

道家者流姑務長生久視夫處世之長生不及出世之無生久視於外以勞幻身不如反視於內以證法身此雖迦談而有真理

道家者流所著方書多以氣之作用爲事業條陳瀹鍊閉嚙之法煩於鼓動頗涉有爲內有一法名曰委

氣蓋取委順之意有說云體和心平神氣調暢或委身於牀或兀然而坐神識沈寂心同大空又有歌訣云欲知委氣妙寂湛自無思手足縱如醉心神兀似癡予詳此說最近無爲之理因而類舉自立三委三然之法一曰委氣浩然二曰委心恬然三曰委命自然然協用爲常其妙備矣智者可曉不能剖精析微也老子曰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其註云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踈予詳大意此謂體道之人其德如此又別書中有說至德之人亦有云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予以爲假此二句

而其理小異不可得而親謂其絕迹而高邈也不可
得而踈謂人景仰而歸之也

華嚴奧旨有語云大止妙觀摩訶止觀論有語云觀
練薰修予愛觀練二字今取而增之自立一名名曰
明觀精練法門觀謂觀照也練謂練習也觀照令其
至明練習令其至精此法最爲簡妙何謂也夫佛書
所說入道要切之理小異大同固難具引予今和會
宗旨且約自心現量徑直言之當先觀照一切因緣
所起之情念念相續了知生滅終空然而未能觸境
不動次須用練習繼之但以智斷此皆是魔是賊如

夢如幻視其過去便休勿復追思是也至於大運之
事不必虛憂唯存根本寂靜微妙之體性如此觀練
久於正定其道成矣在已分中此乃以一御多是爲
百法之王也

唐賢筆語有作名僧之碑其首句云百億三昧無非
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予因此語而乃簡徑獨斷
令人易曉大凡種種方便之說可爲入道法門而戔
正定者皆曰三昧是也

揚子法言有 先知篇其篇目之下註云圖難於易
求大於細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

其文曰先知其幾於神乎其注云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追於神也文又曰敢問先知曰不知其注云荅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文又曰知其道者其如視又其注云舉目便見予詳其說此謂智斷而得之者有如善射注物十中八九若以神徹而見之者有如明鑑對物無不洞分

揚子法言十三篇以學行篇為始孝至篇為終學行篇首句云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孝至篇首句云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李軌柳宗元注云夫學行者所以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

之首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予覽此書因知昔賢著述蔚有深旨蓋明士之所學以能行為上也人之立德以率孝居先也予於觀書非止務乎屬辭而切貴乎求理矣

予老矣約已居常性習自立一法名曰交修動靜無遺時法決定總持何謂也動則觀書求入道之智靜則冥心成息念之功不拘晝夜處所無復廢時是也其餘一切事之違順身之苦樂推為大常之理不以為礙爾

吾有三大法一曰圓明觀智之大者也二曰堅剛斷力之大者也三曰馴柔幹志之大者也三大相承歸無上道何有不志者乎

陳虞寄字次安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前後所居官未曾至秩滿便求解退曰知足不辱予重古人有如此者故采而書之以其深知道家所忌老子曰知足不辱又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是知過貪而不知足者有辱有禍自然之理聖人之言不虛也

維摩經云毗耶離大成中有長者名維摩詰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

子當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圓覺道場修證儀第十六云一切衆生為此無明起諸愛結役使驅馳身心破裂無明若滅三界都盡以是因緣名出世人予因覽此而和會獨斷之云若有清信省事之人明了家緣之繫縛而誓願解釋不必落髭髮被儀制已是在家出家者也頓悟世情之迷執而志趣超絕不必具相好現神異已是在世出世者也但其事有始終理有淺深不同耳

唐圭峰密公有言云外事內身了不相關予又覺氣質心識亦不相關自覺氣質年年減心識年年增何

謂也氣質屬外非由己善能保守心識屬內則由己善能觀練此必然之理也

若得無戀無厭之道逍遙以平其情又得不生不滅之法寂定以正其性均濟純熟何樂如之

佛書中語有云寂湛生光道家流語有云虛明含元吾皆愛之斯樂欲之所至也

我愛學蒙莊高情師友造化竺乾妙旨澡練神明雖未見功必不成過行有餘力雍容藝文

前言有云習禮之家名爲聚訟予謂說禪之家名爲起諍夫禪觀之理無言而自識者上也無心而自得

者上之又上也

達凝明而是體均觀練以爲功勿取相而有求當不期而自至厥理如是伊予了知

吾老矣自爲入道精深之法二而決定率從之其一曰大明之智識其二曰彌堅之志力何謂也大明之智識者取權公之語云一氣暫聚白公之語云萬緣皆空用此破相而不昧彌堅之志力者取什公之語云深入實相密公之語云安住妙境用此復性而不退二法均濟殊勝第一吾自知之而日用焉未能爲人演說也因復集書其句云一氣暫聚萬緣皆空深

入實相安住妙境上二句了達而無礙也下二句修
詰而無違也

趣虛名之高者萬萬皆然入實相之深者萬萬無一
知而言及復何人哉

前科所集古德四句語以爲上二句大明之智識下
二句彌堅之志力予思餘說未盡今復追書補之一
氣暫聚人空也萬緣皆空事空也用此觀照焉深入
實相勝進也安住妙境勝定也用此總持焉此一法
簡妙備盡無有出其闡域者予當奉行

外見一切有而能空其有內見一切法而不有其法

內外不住相根力日深固虛融成寂照理盡禪宗妙

立名曰禪門
簡要圓成偈

莊子有說假修混沌金剛經有說真是菩薩予謂去
假就真是爲要妙

東晉庾闡嘗爲零陵太守有遊衡山詩云北眺衡山
道南瞻五嶺未寂坐抱虛恬運目情四豁翔虬凌九
霄陸鱗困濡沫未體江湖遊安識南溟闕予覽此詩
因見古人之意懷虛靜之趣以樂其內賞清曠之境
以獎其外予愛而書之抑亦自得

吾嘗諦觀大雅明哲之士千百中無一二大覺了達

之士億萬中無一二或有一二然猶得天機而涉淺入聖域而未優自視視他喜與悲等

予常愛唐賢白樂天有詩句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天及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卽位惠開同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豐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曾臆雖百歲猶爲天未幾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亦爲天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何啻霄壤之殊也

夫物我皆如不見身相空有兼遣不染法塵真學能然方爲脫灑

天機之淺者以富貴功名爲第一天機之深者以志行理性爲第一各從其好兩不相妨

予以深心樂欲晚節彌堅惜分寸光陰常遊法苑著百千章句皆爲度門此表存誠固非伐德

唐白樂天詩云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時復病沉沉我身不欲全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予嘗擬之別作詩云自學養恬休用智從他名迹日衰微我身不欲全高貴高貴多乘禍敗機

予塊處獨覺因經論智得無所得法住無所住心不可思不可說其理如此何必羣居然後爲學

予看佛經有說淨明居士深達實相而又素聞竺乾先生善入無爲予愛之重之而願密盡至誠而奉之從心法之要也

智明無不周處世之聖人也神徹無不周出世之聖人也次聖有等賢人也背賢所趣愚人也

入道之法隨用有說因理著名予究其極皆須不取相不流迹方臻妙處

吾讀易愛鈞深致遠凡四字而能適變爲用吾當銳

無師智鉤深以求法又當馭不退輪致遠以進道有如此者不亦樂乎

予詳經論大意若有云我是凡夫佛是聖人豈可以凡夫之心學聖人之事此名斷滅見又有云我心卽佛本無有異何用更求佛果此名增上慢唯有上智宏達之人無此二邊障礙

人能善避大權利如避網羅檻穽而行坦夷道路者此名初修安樂行也人能善避大嗜慾如避圓溷湯火而遊清涼園沼者此名初入禪定門也了達之士必信必果

以智慧眼見五蘊皆空此名菩提以方便力解六結
盡散此名解脫既了然而知永不迷也卽安然而住
永不動也此名涅槃其諸辨才苦行不能到此圓頓
法門

夫人質性挺特建拔俗之標志力堅深有濟勝之具
可期出世不當自輕

無相之相實相也我思深入而但未至無聲之聲希
聲也我喜獨聞而將大和世智不知妙德自得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夏已後每寐熟
卽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

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已二十餘年
如此予因自思所聞靈響清徹殊勝因目之曰天簧
似合此理聞之者雖各別言之則皆甚奇亦可謂妙
而不測者也

吾自得三常法立爲入道三門期年觀練純深而已
涉一切之境常如不礙已者境常空捍一切之魔常
爲不勝已者魔常退平一切之事常比不及已者事
常樂因而歎曰妙哉三常云胡弗臧卓立冠絕爲三

昧王

常平等心如地廣大妙觀察智如日光明體用及此

是佛境界

金剛三昧經中說無生禪子愛之重之因而演述夫攝動之禪是已動之心制之於末也無生之禪是未動之心鎮之於本也若且以麤法比之則焦頭爛額之勞豈勝曲突徙心之智耶

至論以身爲外物者非輕其身也但要知身從幻化而生當知有還源之道不可執妄以累真也以世間法爲外道者非薄其世間法也但要知外事以治世則非出世之法也不可以不了義爲究竟法上智之士必無致詰

白樂天有詩句云恬然不動處虛白在曾中予因擬之別作二句云昭然不昧處靈照在曾中白公之詩言定也予之詩言慧也

孔子所舉一言曰思無邪孟子自謂四十而心不動予謂思無邪者正也心不動者定也若能以至正成至定以此爲入道法門何以加焉至如佛書所說不許羣邪于善境界不許八風動妙高山其意大同允爲深切而曲士以迦談障隔如何和會而了達哉

予所居京師道院中有僮豎閑植草花叢生滋多葉似竹葉花小而碧其葉黃稍類飛蟲之狀俗謂之碧

胡蝶花予觀其花至晚而斂縮將及夜而盡結視之
不見暨乎晨朝則其花漸出日升彌高而花復盛開
因知物理陰慘陽舒自然有盛衰予以其隨昏明而
卷舒近乎智而強名之曰近智花

士之有智不可無學夫佛書所云無學者其理無別
若誤會此器因循自棄尤可惜也予觀三教之書麤
見必學之意儒教之書周易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
時也道教之書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釋教之
書寶積經有敘大士成功之語云猶如大龍所作已
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予因會同參究雖知其文句

不類而必從於學斷可知矣加以老年之志深信於
最後一說不復疑也

天者自然之義也佛者覺義也自然無礙塞可曰天
聰明豁然大覺悟可曰佛知見人能啓天聰明入佛
知見此爲上智安可輕議予之獨斷如此覽之者以
爲何如哉

有能觀空見性悟妄識眞冥心入理決志成道此何
人哉此何人哉吾不可得逢之而交談也

善惡事都莫思量是非言都莫分別亦是資修之一
法然而易知而難行者也

白樂天有詩云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
予因擬之別爲二句曰已共身心要約定險艱情爲
不傷嗟曰公所云知天均有定之大常也予之所云
知世緣本妄之大常也

予今省已晚節勤道夫名宦之網障於外能自決開
而恩愛之魔纏於內未善釋縛比其懵學亦旣知方
自謂智雖明而力未勝也

予讀道家之書得大達觀已了知情境幻妄不復瑣
細分別讀釋氏之書得最上乘又了知理性淵妙當
思精微悟入唯此法門自能曉會

予好讀內典非以課誦爲功必也詳求入道之要讀
圓覺經得禪那數息之門讀楞嚴經得觀音入流之
法隨時而用亦不甚精至雖未到自覺之境而獨聞
無聲之和積歲彌加清勝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或問予曰先生於內典之中盛稱楞嚴圓覺何謂也
予對曰廣分性相之差別布在楞嚴專明體用之精
真歸乎圓覺

百骸之動動而去病道家之法用資保命期於康勝
百慮之靜靜而見性禪家之法用資趣定期於妙應
但此二法吾日用之而人不知也

予所以所聞靈響目曰天籟而凝聽逾新終不知其所
以久於詳究似有所得非積習歸根之靜靜既由
中獨聞無聲之和和非發外理近於此書以明之
列子之書云欲辨夢覺唯皇帝孔丘竊詳二者聖人
淳質之時也而莊子之書云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
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言澤少日殺氣多
月之光益以流矣佞人之心翦翦者淺短狹小之貌又奚足
以語至道論語云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
者斯可矣噫世質民淳之日猶有此說則知情偽之

態百端浸以久矣理亦是常不必驚嗟可也

魔境佛境不離於心心之所迷者為魔境心之所覺
者為佛境當知魔境如夢從矣想生魔境如幻從邪
法成佛境如大空如晝日清曠明白不可蔽虧學人
體此為定法而觀練之令符契純熟何必多聞博覽
然後為學

玄聖蘧廬不動章云童穉觀百戲有舞破陣攻戎城
龜搏牛鯨吞舟皆以為真初則甚懼見之熟則無畏
況乎成人之心知見又孰安有動之哉予詳之頗得
其理乃知不動之心可以習成也

漢祖威加四海武不殺也蕭何功居三傑文無害也所以創業垂統君臣相得而然也

孔子以爲不義富貴視如浮雲莊子謂真性之外皆爲塵垢夫如是則悠悠之事何足介意

孔仲尼魯之聖人也五十而讀知命之書蘧伯玉衛之君子也五十而有知非之言子自謂心師古聖人古君子久矣而年將八十若不勇猛精進重增觀練知命知非學道學法更俟何時哉

子素景重子罕不貪之寶并達摩無所求行昔壯歲不其貪求而老年自戒彌篤內省於此法門似得百

分之一二今試言之自思於已有八不求不求功名不求貨利不求富貴不求神僊不求黃白之術不求巫覡之禱不求卜命之上不求據要之人此語由衷非爲伐德

種種著於有起諸妄想者此名顛倒之見種種落於空都無所悟者此名斷滅之見無比二病而能洞曉空趣者此名正真之見

吾以文章爲佛事得自然智以音聲爲佛事得自然聞非敢超於天人幾乎逮得已利

吾老矣不能參禪問道但依歸根之靜知常之明湛

今似或存無必取於相確乎不可拔無輒易其志日
復一日如斯而已矣

照五蘊皆空真見也得一念相應妙慧也真見妙慧
久而相資何必多談橫分名相

內典中有偈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
間猶如夢中事此是菩提之名理菩提之體用菩提
者覺照之義也又有偈云諸斷常是生滅法生滅滅
已寂滅爲樂此是涅槃之名理涅槃之體用涅槃者
安樂之義也釋氏經論真乘宗旨雖千章萬句廣大
微妙原其臻極之意不離明此二法今予直指盡矣

此外分彼我之品類成私而心乖平等言華竺之教
相不同而力爭勝負者自是世間物情於虛妄中強
生分別唯上根圓智能了知而和會也

杜荀鶴春感詩云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
人予因擬之而自賦云浮生七十今踰九已是超羣
越世人

處世之法三綱五常大端也出世之法四諦六度大
端也並用交濟其道備矣

予性本愚直今則大老繇歷浸多見時物態求與已
意合者款密交談不可得也愈增歎息不樂者久之

不平之事不願聞知而不可避一旦忽爾自悟而開
懷焉譬如行多露之徑者孰不需衣入鮑魚之肆者
豈免聞臭事之常者復何怪哉

人之所切名與利予之所切道與義予不戰而成功
自以道義之志勝而爲肥也

善入無爲西域先生之妙道也能體純素南華真人
之格言也予愛之重之混而爲一潛資日用於何弗
予謂故交曰名位愈高祿利愈厚我不如君觀練
日深根性日熟君不如我出處進退各從其宜

予有語曰自見真理此爲佛眼自契真行此爲佛心

心眼同符更求何法

莊子至樂篇說富貴壽者以其不知道而身各有苦
其致三失之名謂外疏遠也予因推演而言之曰富
者之失其蔽也吝妄保餘財而不成周急之仁貴者
之失其蔽也貪妄認虛名而不得遂無虞之安壽者
之失其蔽也愚妄歷多憂而不得享永年之樂能反
是者幾何人哉

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詩云歷
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予今聊舉其一
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詩云不恃不求易云無咎無譽是吾心也
崇高富貴居權要但可傍觀逍遙游燕樂清閒茲惟
自得言之無妄久而當知

聞是非之交攻聰不如聾見傾奪之相圖知不如愚
吾之趣向大率如此

易卦出師之初必先以律是知學道之初必先用戒
故予年及大耄而加之焚誦以自檢攝亦非志樂小
安敢自謂大達而不居小節乎

詣道之樞味道之腴觀練薰修潛資日用恬愉美妙
益茂禪支有此勝緣豈非宿習

予自深思獨斷身當處世須避不測之禍機心期出
世須學無生之法要此外世態率皆悠悠故我端居
塊然寡偶

老子云名與身孰親予嘗推而演之云身與心孰親
心與性孰親故予窮理盡於性而後已

如何得一大亡適變如大龍克荷如大象法門之利
知無不爲內習之力所作已辨吾將師之

老子云杳兮冥其中有精予素聞靈應渺兮清其中
有聲予覺歲久益多殊勝因而自謂不著外聲塵而
反聞聞妙音其心凝然助定力可目爲不動尊此卽

普賢之一行也而又不著外名相而反思思妙事其
心油然而生慧用可目爲無盡意此卽文殊之一智也
儒家之言云寂然不動道家之言云歸根曰靜禪家
之言云息緣反照人能洞曉三家之言同歸一真之
理吾當日之爲會三歸一之智

莊子云富者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予因內省自以爲學者多立言而不得盡行其爲心
也抑亦如是自今以此爲戒且務溫故不必知新今
微細揣摩動心不如息心之利也

孔子家語云楚昭王出遊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楚人亡弓楚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
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之人得之何必楚也予因思
之凡計我我所之人有積財至多而無毛銖之利以
濟困窮者彼何人哉

予今采集諸經敷演大意別立一說以爲消除煩惱
之法不避重複有涉舊述者也有經云諸魔平等煩
惱爲先又云現住煩惱魔煩惱無所有又云智者於
苦樂不動如虛空善觀察煩惱我我所俱離又云無
障大悲觀諸衆生所有煩惱皆從虛假妄想而生知
諸煩惱體性自離何以故是諸煩惱等趣了義無少

煩惱可積可集如是隨覺卽是菩提煩惱之性卽菩提性又云煩惱性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又有經云欲除煩惱當行正念其所解云煩惱出私情耳便應觀察法理以遣之又有經云有一法門名無量義應普觀察一切諸法性相空寂而諸衆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輪迴六趣備是苦毒無量億劫不能自出復次諦觀一切法諸念念不住新新生滅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卽無相也如是無相名爲實相如有通達義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出生入死無怖畏想又僧肇五論中有言經云不

離煩惱得涅槃注云悟煩惱性空卽爲涅槃予今參究經旨因而直說大約謂煩惱性空勿爲窒礙觀如夢幻不用介懷設使觸境情動如響應聲旣應卽止是也且夫愚癡之人被諸煩惱之事有熙熙然者此非悟道其實如木偶而已若或中根之士而以煩惱爲苦是則知慧不如愚癡也不亦謬乎固當勿存于心苟不能然學道何用於已有何所利須令智慧力勝可矣故又有經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以智慧刀裂煩惱網以智慧火燒煩惱薪以智慧斧伐煩惱樹故予曾爲究觀直說遣情詞云身同夢幻非真有

事比風雪不久留古往今來盡如此此中堅執大悠
悠既能洞達須剛斷煩惱魔空過便休予今單用此
法

凡夫貪著世間榮利之樂無止足者致勞苦或禍敗
此不復論至如大士學出世之法若耽味禪悅此亦
爲病未能盡善脫灑果知之者幾何人哉欲其決定
廻向不亦難乎

上古聖人有觀察一切音聲前賢爲文遂云以音聲
爲佛事予自思素聞靈響亦所謂以音聲爲佛事而
尤知殊勝夫外音聲而或惱心堙耳致蕩然之動予

所聞內音聲而乃清心驚耳致凝然之靜又前賢作
名僧碑文云師以儒墨者般若之笙簧詞賦者伽陀
之鼓吹故博通外學時復著文在我法中無非佛事
予亦如之晚年著述好爲禪家偈頌又與隨順世間
文章不同以此比方沛然多得

大心衆生游如來大寂滅海入如來大光明藏予知
此言孰以爲然聞之而大笑者多矣

予於三家之書各得一法儒家之法用明智以保慶
僊家之法用靜安以永命禪家之法用清微以正性
三者並用卓然殊勝

莊子南華真經有說自得之場此世間法也予已得之矣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有說自覺聖智境界此出世間法也予未覺之爾

采諸經論隨義多少資其智於四威儀隨時多少息其意老當益壯乎志亦不考求功利

予喜既壽且康應緣具福而獨觀妙音求菩提率以爲常不住於相老而益壯久而彌堅密印已定愈覺清勝書而自獎難卜同符之交

不嬰榮利之緣已逃世網博考身心之法漸見天機雖非絕倫羸殊流俗

仁王護國經下卷內說第九華慧地菩薩得無礙解法義詞辯演說正法無斷無盡予因自思此碎金錄采綴增多皆是勝緣妙事不同無記之性亦足私喜予因經論智得反照之慧修轉依之業必信必果老心益壯者惜餘年之迅景也

觀空見性悟女歸真常習靜明知魔不動當令既照而寂寂而復照勿或誤會無修枉入因循之失

樂器中有箏者器動卽有聲而不見其形人所爲也吾所聞靈響耳中有聲亦不見有物之使爾自然而然故予強名曰天箏其音成文清妙超勝合奏之樂

昔晉魏終善和獷悍戎情國所賜以國樂今予善和
麤動心相天所賜以天簧由此樂欲助發愛性深慶
善緣之符會也

入流得觀音之門數息練頭陀之行惟日不足學然
後知聞中吉祥助發樂欲時予自覺夫復何言

予覽杜牧詩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
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予因
別作一句偏對末句所得者三其一云安緣擾擾知
縈已又云宴居寂寂堪修道又一云明心了了思超
世夫如是則老生之志非昏亂也

生老病死誰逃大播之鈞觀練薰修自有不奪之志
我今如此人其謂何

易蠱卦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
志可則也予詳所解謂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志則
清虛高尚可法則也遯卦曰上九肥遯無不利象曰
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予詳所解謂最處外極無應
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
莊子第十有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
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予今歷覽詳求有以見事之
爲上者事之爲下者統而論之歸乎獨斷則知顯而

居亢者未足矜隱而自得者尤可重也

若坐若臥時行時止未嘗於一刹那頃志不在道吾之晚節如此孰謂今生虛過耶

觀古佛之音超動靜之相其音由寂寞而彰調真人之息融麤細之住其息自根本而來二法交修一志已定

如何得見一了達至道之人而能洞曉欲色空三界大虛幻之迹又能克荷開示悟入四字大因緣之事與之交談結為真友噫吾今生不得見之矣

黃老清靜之言竺乾空妙之法非上上智豈能深知苟有深知不當自失

予晚節勤道自謂由至誠感真應因立天簧天瑞二殊勝之名何謂也素聞靈響漫歷星紀矣老年彌覺清徹聰驚以其耳中自然之音不見有物如樂器中簧故曰天簧日夕常然而於五鼓後夢覺時坐待清旦聞之尤可愛寂然凝聽而心益專不生緣慮怡然樂欲而神逾爽不入昏住以其自然符信妙契心法故曰天瑞自喜宿習所致慶幸之多而不可得而言之於人也

予以年臻天耄之期日修無上之道靜中宴坐非怠

非速屏氣似不息及聞自性和順積而安以樂英華發而聲成文斯可聊以自娛何必鼓缶而歌也

吾所聞靈響隱隱如雷初動浩浩如潮將至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聲隨時有變新新不停其聰驚清徹聽外聲彌審終莫知所以然

凡一百三十九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七

